

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

王 亞 南

(教學內部參考)

新學社
PDG

關於馬克思的資本論

王 亞 南

(教學內部參考)

编者按：这是王亚南同志自 1959 年 以来，在《中国经济问题》杂志上连续发表的 有关《资本论》研究的专题论文，我们特汇集成册，供同学们学习参考。

1962 年 1 月

目 录

第一部份 资本论的学与用

- 一、资本论的学..... 1
- 二、资本论的用..... 14

第二部分 关于资本论及其研究的目的与方法

- 一、资本论是怎样一部
关系人类命运的伟大著作..... 23
- 二、我们当前研究资本论的目的要求..... 36
- 三、我们应当怎样研究资本论..... 44

第三部分 关于资本论的总结构、

辩证法及其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 一、资本论总结构的系统理解..... 57
- 二、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 78
- 三、资本论体系
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上）..... 101
- 四、列宁对于资本论
体系的阐扬应用与发展..... 114

第四部分 写在“资本论通俗讲座”前面..... 147

第一部分 《资本论》的学与用

今天的讲题是《资本论》的学与用。不久以前，曾用这个讲题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做过报告，因为那是临时急就的，内容很不完整，需要做些修改和补充；今天讲的，就是在那个报告的基础上加以充实的。今天在座的同志，有的已经学过《资本论》了；有的学得多一些，有的学得少一些；有的还没有学过，基础不同，要求也不一样。不过，虽然有些人还没有学过《资本论》，但都学过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那可以说是《资本论》的简化和通俗化，因此，学过那个部分，也可以说间接地学了《资本论》。我今天讲的就是在大家对《资本论》内容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总的讲来，基础不同，要求不一，而且由于时间关系，要讲得很全面，那是有困难的。

一、《资本论》的学

谈到《资本论》的学习，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和经验。我在这里给大家做报告，并不是说我有了很好的经验，而是说，我学了一段时间，在学的过程中，有了一些感受，有了一些体会，现在谈出来，供大家学习时的参考。

大家都普遍感到《资本论》难学，这不仅在我们中国是如，外国也一样。日本的《资本论》的译者长谷部文雄先生寄送我一本题称为《资本论随笔》的小册子，其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印了一千册，五

年才卖完；东德从1947年至1953年就印了十五万部以上；到1954年前后，苏联共印了三卷本一百五十万部；日本从《资本论》发行以来，有几种译本，第一卷共印了五十万册（其中十五万册是第二次大战后印行的）。中国在1953年一年內就连印三版，计八万五千部。他以为，将来中国的发行数量也许要超过苏联。他继续说，《资本论》发行了这么多，究竟有多少人把它学完过呢？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日本的《资本论》译本，第一卷印五十万册，最后一卷却不过印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一。这说明接触到第二卷第三卷的人就少得多了，而且就是第一卷，有多少人读完它呢？很多人沒有读完，有的只读第一篇，有的只读第一章，甚至有的人只翻几页就放下了，买了不读的也有。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他们感到《资本论》不重要呢？不是的。大家买了书，感到它的重要，但读不下去，有困难。困难在哪里呢？他以为，大家沒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很多的书，一读就懂，有的书读完了也不懂，有的书只要慢慢地读下去就可以懂，愈读则懂得愈多愈深。《资本论》就是这样的书。他建议读者，好好地读，认真地读，发出声音来读，读了以后就会懂了一鼓起勇气，通读下去！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值得注意，但如果指出真正的困难所在，并提出若干可以缓和或减少困难的做法，那也许更会增加读者坚持下去的勇气罢！

那么，读《资本论》的困难究竟是什么呢？一提到困难，我们大家很容易想到这两点困难：一是部头大，全书有两百多万字，部头大需要时间多，而且消化不容易；二是内容深奥难懂。是不是这样呢？我看不完全是这样。这部书，大是大的，但有的书比它更大哩，如高尔基的小说《克里·

萨木舍》近三千页，和《资本论》的三卷的页数一样多，还有许多古典论著，如中国的经史子集之类，都是部头很大的，我们并没有被它们吓倒。至于说内容深奥，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也许有一些理由，但不能一概而论。马克思曾就第一卷说，“除了论价值形态的那一部分，人们不能说这本书是难理解的。当然，我假设读者是想要学一些新的东西，愿意独立思考的。”（《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二页。）我们今天所说的困难，恐怕和独立思考有关。我的经验也是这样，如果读了一些有关的书，又能独立思考，那就是不难懂的，何况《资本论》这部书，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每提一个论点，都有大量的材料和例解来证验说明它哩。恩格斯还在《资本论》第一卷尚未出版之前的1867年8月23日写信给马克思说：“你的完全的方法，已由适切的处理和适当联系上的说明，把那些最微妙的经济问题，弄得极其简单，并且几乎一目了然地明白。依照事物的性质，把劳资关系，就全面的联系，完完全全地，提出最完美的说明，这还是第一次。”（同上书，第986页。）而当《资本论》这部书印出来以后，马克思对于德国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非难作了这样的反驳：“德意志庸俗的经济学的空口饶舌家，曾非难我的著作的文体及其说明方法。《资本论》文字上的缺点，任何人都不能象我自己那样痛切地感觉到。”他说，但是一个反对我的英国人却说，《资本论》的说明方法，“把一个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也说得有一种特别的风味”（星期评论），一个俄国人说：“除了一二特别专门的部分外，说明是以容易理解，明畅和异常活跃（虽说它所研究的问题，是科学上异常复杂的）为特色的。就这一

点说，作者……与大多数德国学者极不相同。……那些学者，用非常枯燥，非常暧昧的文字来著书，以致普通人的头要由此榨破。”（以上均见前揭书，第二版跋，第13页）所以，如果说《资本论》的学习上的困难，在于部头大，深奥，那是太一般的笼统的讲法，还没有讲出真正困难所在。那么，真正困难是在哪里呢？我的体会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学习《资本论》需要有丰富的广泛的经济知识、历史基础知识以及文学和哲学知识。我们都很清楚，《资本论》所引用的经济材料，经济史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它不只是一部经济学的书，经济史的书，经济思想史的书，并且还是一部哲学的书，历史的书，列宁就曾说它是一部活的辩证法，所以学习起来是需要有关这些方面的一定的基础知识的，先就历史知识方面举个例子来说吧。第一卷初版序中有这样一句话，“18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已为欧洲的中等阶级鸣起警钟。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为欧洲的工人阶级鸣起了警钟。”这就是说，美国的独立战争对西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影响很大，美国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对欧洲工人阶级革命（巴黎公社）影响很大。如果我们不了解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巴黎公社，以及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生过程，它们分别发生影响的经过，我们即使在字面上有些了解，到底不懂得它讲的什么。还有，这部书讨论的基础，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欧社会经济情况，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对这些有所了解，学起来就有困难。例如读者不时提问到第一卷初版序中的一句话：“波西亚斯戴起一顶隐身的帽子，叫庞大的魔鬼看不见自己，我们却把帽子紧遮着耳目，为了要

否认魔鬼是存在的。”这句话不懂出典，也大体可以了解它的意思，但如果知道希腊神话中波西亚斯杀魔鬼的故事，那就不但可以领会马克思的“别有风趣”的文体，且能感到体现在它那种高度艺术表达形式中的口诛笔伐的力量。又如在第一篇第一章讲商品的时候，他提出商品“价值对象性”这个语词，表示“价值”是从实际经济生活中可以体会得到，但怎么也不能具体把握的一种社会过程的真实而合理的抽象。莎士比亚戏剧亨利第四那一篇里，两个饶舌对骂的妇人之一的瞿克莱夫人，被对方骂为是一个水獭，“既不是鱼又不是肉，是一件不可捉摸的东西。”马克思在这里从反面来表示不可捉摸的瞿克莱夫人毕竟在那里，价值对象性就不同了。这也是要知道这个文学的出处，才能加深价值本身的认识的。

就哲学方面而论，《资本论》各篇章都散有有关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但问题还不在这里。整部《资本论》不但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写成的，全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实质，并且还论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假定。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知识，没有一些初步了解，就不但要大大增加系统把握全书结构的困难，甚至对于任何一个有关历史辩证发展问题的叙述，都要感到不易理解。旁的不讲，《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和二版跋中讲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和社会限制，特别是以德国为例，论证它不但在资本主义未发展起来的时候，不能有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后来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了，也不能有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呢？这关系到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辩证发展关系问题，关系

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不懂辩证法，不懂唯物史观，是弄不清其中的道理的。

至于《资本论》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论著来学习，所需要的关于经济理论与史实的准备知识，那是非常明白的，为了说明便利，我打算留待接下去讲第二种困难时来交代。

所有上面这些例解，说明较广泛的文化的历史的知识的要求，构成了我们学习《资本论》的第一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上所感到的困难。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意思：一是理论研究要结合到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这是属于方向性的问题；一是所研究的理论必须回到理论所由抽象出来的现实情况中去，才能有较正确的理解，这是属于方法论的问题。这里所讲的，是属于后一方面的。就我们中国读者说来，资本论里面所讲的，主要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前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过发展较成熟的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成份很小。我们在现代，直到解放为止，一直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在欧洲人看来是很容易懂的，而我们却不懂，因为我们不熟悉，我们没有在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生活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司空见惯的东西，我们学起来就象很费解。甚至一些极其具体的感性的经济现象，如象工厂法、交易所、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乃至若干年一度的危机之类，我们接触到它，只仿佛是这么一回事很不易深透进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当时德国的经济学界讲了这样一段话：“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生活地盘依然没有，这门科学依然是当作完成品，从英法二国输进来。德国的经济学教授，都还是学生，外国的现实之理论表现，在他

们手上，成了个教条集成。他们周围的世界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从这个世界的观念去解释，这各种理论就在他们手里被误解了。科学无能的感觉，没有完全压下去。他们不安地觉察了，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他们并不熟习的范围内钻研。”《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9页）这是对德国经济学界讲的，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研究《资本论》也是适用的。解放以后，我们的现实社会经济生活，起了本质的变化，我们逐渐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了；单就资本论理论回到到它所产生的经济实况这一点来说，这并没有增进我们现实感，甚至加上了一些新的隔膜。我们当前论坛上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批判资本垄断学说，其所以难得深入或不够力量，其中有一个相当有力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所批判争论的，是我们不大熟悉的东西。事实上，不只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就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这些原则问题的讨论，由于这些原则和资产阶级平等法权有相当的联系，从而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有一定的历史牵连，这也使得我们少受到资本主义洗礼的人，对于这类问题的看法，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

无论如何，我国资本主义太不发达或当前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这历史条件，不能不说是我们从理论联系实际这一角度来学习《资本论》所不免要遇到的障碍。

最后讲到第三个困难，和前面两个困难比较起来，这个困难应当说是较大的，但也许是我们大家还没有意识到的。那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经济理论，是和我们一般人的常识相反的，是和我们日常思维方法格格不入的，

或者有的是沒有进入我們思想意識領域中的；而他得出來的
那些經濟理論所用的思維方法，也是我們所不很習慣或很不
習慣的。比如說，一件上衣等於20碼麻布，或說一件上衣值
多少錢，這在我們大家看來，好象這是用不着去想的，但馬
克思卻把它看成是研究商品，研究那個看不見摸不到的“價
值對象性”所必須了解的出發點。再看，《資本論》是研究
資本的，但全書似乎不曾對資本下過定義，他只是在說明問
題時，講到資本是一種社會生產關係，是一種支配勞動的社
會權力。這都是和我們日常思想意識聯系不起來的，所以他講
起來會叫我們一時摸不着頭腦。資產階級學者無論講什麼，
總是先下一個定義，它的定義又合乎日常的常識，我們就比
較容易接受：他們說，資本是將本圖利的本錢，是工廠、工
具。甚至连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說：“在一般資產中用
以獲取利得的那一部分就是資本。”現代的庸俗的經濟大師
龐巴衛克說：“資本是各種以生利為目的的財貨，”一般都
說投資就是將本圖利。這些都很符合我們的常識。都象是從
我們經濟生活的經驗習慣定義出來的。馬克思嚴厲批判了這
些說法，說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根本不能說明問題。為什
麼呢？他認為，資本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特定經濟範疇；它
的作用，就在增殖價值。工廠、工具以及其他資財本身，並
不就是資本，因為它們並不能增殖價值，它們只能和勞動力
結合起來，由勞動力的使用，使價值有所增殖，才能成為資
本。貨幣是不是資本呢？購買勞動力的貨幣是不是資本呢？
把它孤立起來看也不是資本，只有它一方面購買勞動力，同
時又購買吸收勞動的生產資料，發生了增殖價值的機能，它
才成為資本——貨幣資本。不論是貨幣，是生產資料，還是

劳动力，分别来看，都不是什么资本，只有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创造价值，或者是帮助增殖价值，才具有资本的实质和意义。这是资产阶级学者（即使是古典经济学者）想不到、想不通、也说不明白的。因此，马克思说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就货币资本而论，说它是资产者利用它来支配劳动的一种社会权力，这就再清楚明白不过了。又如，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经常说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是平等自由公道的表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天经地义的。资本家由投资得利润，工人由劳动得工资，地主由土地得地租，看去象是合理的，但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加以分析，立即就显得极不合理了：土地、资本与劳动是三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前两者的所得，是出自对第三者的剥削；前两者是不劳而获的，而第三者则是劳而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对于这个包藏了一切剥削秘密的公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直当作真理来宣传，我们一般也象在依据经验事实，当作教条来接受。因此，我们学习《资本论》，就不能不在每一个经济概念，每一个论点上，和我们自己原来的有关的常识经验或教条作斗争。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说要学懂《资本论》，需要读者愿意接受一点新东西，能独立思考。

上面讲的就是我们学习《资本论》会感到的三种困难。这三种困难中哪一种困难最大呢？我以为是最后一种。为什么呢？第一种困难是说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历史基础知识，哲学知识等，这些可以慢慢地学，甚至可以从资本论中去学。《资本论》本身就是一个知识宝库，可以提供我们许多正确的知识。《资本论》的某些较容易了解的部分的学

习，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比较难懂的部分。马克思曾指示我们在学习《资本论》时，不妨先读劳动日那一章，然后再读有关价值形态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这个意思。第二种困难讲到的我们不熟悉的东西，那也不是不易克服的，我们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去了解去体会，比如我们要学习古代历史，中世纪历史，不也很难吗？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工具，间接地去求得理解。事实上，《资本论》中最感到难学的价值形态部分，并还不是以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经济为背景，而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小商品生产为背景呢！至于第三种困难，它对前面两种困难，具有不同的特质。大家想想看，一般资产阶级学者，文化历史基础知识可能是相当丰富的，他们又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但为什么他们竟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那样庸俗肤浅呢，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为什么那样隔膜呢？例如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批判过米海洛夫斯基，说他读了《资本论》，但不懂得《资本论》中有唯物史观，这并不是知识的限制，而是关系到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而和俄国米海洛夫斯基无独有偶的，是一位德国的经济学者，尽管《资本论》中全书都贯串着价值论的说明，他却惋惜《资本论》作者没有专章讨论价值。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所理解的价值和《资本论》中讲的价值不是一个东西。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在某大学任教时，曾有一个有些名气的经济学教授，教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以后对我说，他还没弄清楚价值和劳动竟有怎样的关系。应该怎么说呢？能说这不是笑话吗？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道理，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西欧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就可以接受；马克思并把工人阶级广泛接受他的

看法，看作是对于他写作《资本论》的最大报酬。可见，由不同立场，用不同观点方法所引起的障碍，才是最大的障碍；虽然我们并不因此就说其他困难不值得注意。

现在困难是提出来了，但如何去缓和和克服这些困难呢？以下谈我个人的几点体会。

首先学一本著作，特别是象《资本论》这样的大著，必须明确它的主题，明确它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一本书拿到手里，不论它是文学、哲学或是经济的书，总是要先明确一下它的主题所在，它讲些什么，它是如何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愈是对于大部头的论著；愈需要先摸一下这个底，同时愈是有价值的科学论著，它的主题，它的中心思想也愈加明确。比如说罢，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主义批判论》就是要解决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关系问题；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要解决俄国国内市坊形成的问题。

《资本论》呢？它的中心任务，是要解决资本家如何剥削劳动者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和实现的问题——我们在现在看来，好象这个问题是很容易了解的。真是这样么？如果大家真的懂了，为什么我们又感到《资本论》难学呢？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占有奴隶的劳动，这看得很清楚。在封建社会里，领主地主占有农奴的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也不难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怎样呢？资本家说他沒有剥削工人，他是凭公平买卖，工人劳动得了工资，而他们资本家的利润是使用资本的报酬，管理企业的报酬，或者是贱买贵卖的差额，何尝有什么剥削？在资本主义前期，尽管有些古典经济学者指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是从劳动生产物分割出来的，但是他们讲得不深不透，等到后来，

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他们再也不敢讲这个问题，并还要拚命替资产阶级辩护了。他们用这样那样的理由，用表面的现象和经验的常识，来为资本主义制度掩饰，为它的永恒的存在祝福。这个剥削问题不弄明白，不从各方面加以系统的论证，就要使工人阶级斗争的正义性受到怀疑，使他的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受到妨害。事实上，资产阶级也正是利用这些错误欺骗和宣传，来从精神上从思想意识上瓦解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并妨害他们的团结。在十九世纪前期，这无疑是一个最关重要的根本问题，即使到了现在，也并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性。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还在以各种新的方式和手法宣传资本家没有剥削么？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马克思几乎是用他毕生的精力，彻底搞透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为兴无灭资的革命事业服务，难道不应当好好学习《资本论》，把这个根本问题弄透么？

其次，当我们已经明确了《资本论》研究的主题或中心问题以后，就要进而了解马克思是怎样进行分析这个牵扯到一切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是属于分配方面的问题，同时又是关系到交换方面的问题，但资本家究竟如何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却基本上是要在直接生产过程才能得到理解的。正因为这是一个牵扯到各方面的复杂的问题，资产阶级学者就惯于从流通方面、分配方面的一些表面现象，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说什么一切商品都是凭等价交换，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它的买卖，也是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又说，同是资本家，有的经营成功，有的经营失败，如果认为成功是剥削工人的结果，那末失败赔本了该怎么说呢？马克思却正好要论证，劳动力这

个商品，即使资本家购买时是依据等价原则，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使用它消费它，却破坏了那个原则，使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超过了他在交换上取得的价值；并且，资本家即使在生产中榨取到的额外价值，没有在交换上得到实现，甚至还亏了本，那只不过是他们资产者相互间分配额外价值的比例有了变化，丝毫也没有改变他对工人的剥削关系的实质。为了要揭露这个秘密，马克思就依据生产是经济中的决定环节的原则，并采取科学的抽象方法，先撇开容易引起混淆的流通关系和分配关系，光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找出剥削的根源，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然后再分别讲到实质是流通剩余价值的流通关系，和实质上是瓜分剩余价值的分配关系。我们如果初步了解了《资本论》的这个别开生面的布局，并初步了解了这样的新布局或总结构的重大的科学意义，就会感到对于《资本论》这个庞然大物的全貌，有了一个摸索的途径；就会明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各别在完成全面分析资本主义这个剥削制度中所担当的任务。读完第一卷，一定要求继续第二卷第三卷。当我们学习第一卷的时候，也象初步了解全书一样，只要开头了解它的内容和结构，体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由小商品生产基础上逐渐转变过来的辩证发展关系：由劳动生产物到商品，到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由资本产生剩余价值到剩余价值资本化以至由资本的积聚集中而归结到资本的最后被剥夺——这样的结构，几乎要使我们学习起来，象学习章回小说一样，感到它的“引人入胜”的科学魅力。第二卷第三卷的内容虽不象第一卷那样一竹竿插到底，非常辩证地一个环节紧扣着一个环节，但读者只要学习第一卷有了一定的心得，一定也会感到第二卷第三卷的严